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二五回 用奇刑哄堂大笑 招實供倒地無聲

話說馬仁同孔式儀走至屏後，計議已定，正然要走，又被濟公阻住，說有話問他，只得復行坐下。濟公道：「俺也不問你別個，你先前在小房躲著，俺拖你出來吃酒，是說的幾句什麼話的？」馬仁這才明白，因笑道：「不舛不舛，是我忘掉了，師父本說還另外有件事情，同那人一本帳算的呢！」濟公道：「既然舛了，就罰你在這裡坐著，認個罪過，待俺把這些和尚的供拷出來，斟酌妥當，然後再走。」馬仁萬分無奈，只得耐著性子，在此等候。轉眼之間，卻喜那取刷子的差人已轉來。此時濟公卻坐在上炕上首，孔式儀便在下首坐下。濟公先叫把刷子送來看看，那取刷子的差人雙手奉上，卻有三寸闊、五寸長，那竹板上全是穿的密密層層的銅絲，真個不軟不硬，□分爽手。望了一息，忽向那拿刷子差人一看，說聲：「噯喲，你才在外面，鬧出大禍來了。也罷，雖是你不小心，這個劫數還可解得，待俺明日設法是了。」那差人便向濟公磕了個頭，退在旁面。

濟公便朝下面和尚問道：「你們招是不招？若是不招，莫怪我師父叫你們受受這刑罰的利害！」眾僧睬也不睬，內中有一個說道：「我願招了，但是你這犯戒的狗畜問我，我是不招的。」孔式儀忙接口道：「你既願招，就作為本部堂問你的是了。」那和尚道：「既大人這樣說法，我就招了罷！我們三□二人皆是靈隱寺的徒弟，同這濟顛僧是一個師父下山。」孔式儀才聽了兩句便罵道：「胡說，胡說。」

反是濟公說道：「孔大人你且莫阻他，但看他說到究竟怎樣。」那和尚又說道：「怎樣哈？問到怎樣哈，皆是你害我們的。那日我們在廟中無事，忽然見他轉來，一手拎著一塊蛆了扒扒的狗肉，一手提了一壺燒酒。我們便問道：『你這幾個月在那裡的？』他說道：『我在皇宮裡看病的。我不瞞你說，我本不會看病，大約裡面的宮娥嬪妃，都是害的相思病，日間凡有那處找我去診過脈，夜間我便作起法來，陪他去睡上一夜。可也奇怪，無論那個，經我同他一睡，他的病就好了。現今皇宮裡，一個個我總是有交情的，都恨不得暫時我做了皇帝，所以慫慫皇上建大成廟。到了這日，皇上必定要來拈香，就此把皇上殺了，他們便保著我登那大寶。但我一人雖有法力，到底恐怕不得成功，所以回來同你們商議，幫個小忙。日後我做了皇帝，你們便都是開國功臣，不比在廟裡做和尚高得多嗎？』所以我們三□二人，都被他感動了，就跟他到了大成廟。今日果然皇上來做圓滿，但我們到底存心良善，不敢動手。他見我們誤他大事，飯後候皇上起駕，他便將我們叫到方丈裡面，全行殺害。先將本然師兄剝去膀子一隻，然後又用了定神法，將我們捆起，送到大人這裡，反栽害我們要想殺他。這是大人的明見，現今那師兄本然，明明被他剝去一隻膀子，這就是他要殺害我們的真憑實據。此是我們的實供，求大人作主是了。」

孔式儀聽畢，說道：「好供好供，快些把這劣畜的牙齒，替我敲盡了再說。」

那兩旁咤了聲堂，執刑的差人拿了皮掌就要上前動手，濟公道：「不必再耽擱時刻了，不如早些用我的刑法罷！」就此便喊道：「你們下面揀力氣大的替我來八個人。」

說著便走到下面，在那三□二個和尚中間，揀了兩個頂胖的指著道：「先替他把鞋襪脫了去！」差人當即將二人脫去鞋襪。又說道：「你們這四人將他們上身捺住。」

隨手就將刷子拿來，說道：「你們這四人，代我每人抱住他們一隻腿子，用這刷子刷他們的腳心。」吩咐已畢，然後坐下對孔式儀說道：「大人請聽供罷！」那些站堂的書吏差人，此時才知道要這刷子原來是這個用處；但這樣刑罰我們倒不曾見過呢！怪道他先揀這兩個胖子，俗說道，胖子最怕癢，這真正應著古語了。不言大眾暗中在此議論，單言那四個差人，每人抓著一把刷子，扳住他們一條腿，才上去刷了幾下，就聽下面「嘻兒嘻兒」笑起來了；又刷了幾下，只聽這個「哈哈哈哈哈」的一陣，那個又「哈哈哈哈哈」的一陣。那些書差，就連那三□個和尚，看得這樣子，也因笑答笑，「哈哈哈哈哈」、「哈哈哈哈哈」的笑個不住。孔式儀初初的還裝個官相，故意的忍著笑，到後來也便「哈哈哈哈哈」的笑起來了。那四個差人見了人「哈哈哈哈哈」的笑得凶，他手下便格外刷得凶，那底下的兩個和尚，直即笑得頭也暈了，肉也麻了，眼睛也黑了，那肚腸子笑得就同打了結的樣子，心裡要想不笑，越發「哈哈哈哈哈」的笑得更厲害呢！那濟公又在旁邊，拍手頓腳「哈哈哈哈哈」的引著他們笑，襯著他們笑，此時這刑部廳裡，看閒的、有事的，上上下下百□多號人，沒一個不笑得眼淚鼻涕直往下淌。單是受刑的這兩個和尚們卻把心花都要張開來了，知道萬萬不能再笑，只得「哈哈哈哈哈」的說道：「我願招了。」那個見這個說道「願招」，他便也想說個「願招」，那知笑得連這兩個字都說不出來，只是「哈哈哈哈哈」的說道：「我，我，……」又「哈哈哈哈哈」的說道：「我，我願……」又「哈哈哈哈哈」的笑了半息，這才用勁的忍著，把「招了」兩字才說出來。

濟公見他兩個既自稱願招，便吩咐差人鬆手。那二人見鬆手不刷，定了定神，便要上前招供。那知才一開口，不覺「咕嚕咕嚕」的還是要笑。有人見了這樣又復笑起，就此這個帶累那個的，又「哈哈哈哈哈」哄堂的笑了一陣。然後那一個頂胖的和尚，才跪上一步招供道：「僧人名叫清雅，本是梁山泊魯智深的徒孫，我師父名叫通慧。自從師公死後，便占了洞庭山的後山那菩提院。我的慧師父不但武藝出眾，並能懂那奇門遁甲。旁邊的這三□一位師兄，都是綠林中犯了大案，來投效我的師父，便代他削了發收下來的。今年春間，我師父到鎮江打聽江口的買賣，聽說濟顛僧將劉香妙在張允明張欽差家內捉住，由張公子送到鎮江府就地正法。這鎮江決人例行在涼篷山腳下，我師父因劉香妙是小西天狄元紹的妹婿，我師父同狄元紹有八拜之交，所以到了決犯的那日，我師父便到涼篷山腳下，候到開刀的時候，脫下一件衣裳向殺場上一甩，作了一個替身法，將劉香妙帶回洞庭山菩提院，叫他睡下，嘴裡給他含了七粒茶葉米，腳下給他點了一盞七星油燈，過了三七二□一個時辰，喚他起身，說道：『此回你要報濟顛僧的仇，就容易了，他總以為你真個死了，可以出其不意，便好下手。』」

濟公聽到此處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！怪到我在平望行轅算定劉香妙已經被殺，怎麼後來劉香妙又出現的呢？原來是通慧這活賊作的法子。」說畢，又問道：「以下便怎麼的呢？」清雅道：「就此我師父將劉香妙留在廟中，過了兩日，送了些盤程，打發他回了小西天。一連過了幾個月，也不曾通個音信，直到八月初五，劉香妙忽然又來了洞庭山，並帶來狄元紹的書信，說道：『此時有個好機會，可以殺害濟公。聽說大成廟已經修成，擇於二□日皇上親到廟中做圓滿，兼且迎請聖僧入廟，現有招募僧徒的報子各處刷貼。舍親狄元紹的意見，以為師父手下有能為的徒弟甚多，務請揀選幾□人應募入廟，或者就便將濟顛僧殺害，或者趁皇上入廟的時候，將皇上刺死，我等隨即逃走。以後追起兇犯，見皇上是和尚殺的，這個罪過不都在濟顛僧身上嗎？』我師父聽到此處，說道：『好機會，好計策！』隨即就選了三□二人，內中著重的是本然師兄，他口中煉就有三支囊核鏢，百發百中。當下就備了酒席，關會了我們行事的法子，僱了三隻大船，打發我們動身。幸虧一路風順，初八日就到了西湖，隨即尋了一家客棧住下。次日打聽到廟投效的章程，才知廟中是御史金仁鼎主事，凡執事的和尚，須五百銀子的孝敬才得入廟。和尚那有這筆銀兩？

所以到了初九這日，廟中和尚一個沒有，我等便同客離東家商議，托他找那金御史的門路。可巧找著一個高見，就同他談定，大成廟除掉方丈之外，其餘一應執事，共計一萬二千銀子。說合既定，立了交單，我等立即就著閱世師兄，由旱路直奔小西天去取銀子。因他叫作飛毛腳，每日夜可行八百里，所以才用他的。我等就在廟中候著，到了□四日下午的時候，銀子已經取到，□五日就去找高見。那知高見老早的便到金相府過節，又沒人通個信去，候至□六早間，高見才到我們寓處，就將銀子給他看過。他說道：『今日太后萬壽，是會不著御史爺的，明日才能料理這事。』

不料到了□七，內城不知什麼亂事，四門緊閉，我等亦無可如何，一直到了□八午後，才將事情弄定，把銀子交清。□九日就由高見把我們送到廟中，見過御史，派了執事。到了今日一早，果然皇駕到廟，……」說到此處，忽見那清雅就同說不出來的樣子，身子朝下一倒。不知所因何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